

袁奔



大概是身世的悲惨让上天都不经意的垂怜，竟让你一个普普通通没背景的女人成了 T 市最大的综合医院——北辰区人民医院的外科主任。

那天的一个雨夜你出生在这个世界上，当你慢慢长大之后才知道原来你并不是上帝赐予福利院的天使，而是某对失去了生命的夫妇留给这世界唯一存在过的证据。

你没有见过父母。

是的，你是一个孤儿。没有人伤害也没有人保护的你如一根芦苇，在这缥缈的世界之中自生自灭。后来你来到 T 市唯一的一家孤儿院，它有个很贴心的名字——温暖之家。正如这个家的名字，这里没有欺凌、暴力，可能都是因为悲惨命运的缘故，家里的孩子们都非常的友爱，当然这也离不开那个任劳任怨的院长的功劳，在你和其他孩子们心里，他就是你们的“父亲”。

从小你就知道，有一天总会长大，会离开这个家，会离开“父亲”的臂膀，以后只有自己能帮得了自己，所以上学后你拼命的学习拼命的让所有人都看得到你的潜力。为此有很多人说你像个疯子，像个为了好处什么都能做的小人。可你清楚你的本心不坏，只是因为你什么都没有，才什么都想要。

皇天不负苦心人，你成为了一名医学生。

别人都说劝人学医天打雷劈。这不是一句笑话，因为这个行业实在是太苦了，不仅上学的时候要承受着数倍的压力，上班之后也会有许多你意料不到的风险。可是你决心学医，不因为别的，只因为“父亲”跟你说过，你的父母都是因为医术不够而死去的。

你心疼自己的同时更心疼那些即将有可能成为你一样的孩子。好在在你最最失落无助的时候，林殊总是在一旁安慰你。他是你的同事，也是院长的儿子，你在这偌大的医院中唯一的朋友，巧的是他跟你住一个小区。你跟他成为朋友并不是想借他上位或者讨好院长，只是单纯的觉得这个人对自己还算好。

你从他每次和你聊天的眼神中能看出他对你的那份好感，可能是你从小没有与异性相处的经验，也可能是你平时戒备的习惯影响到了你，总之你并没有接受他的这份心意，而是依旧全心投入到你的工作中。对此，林殊每次都是推了推他那金框眼镜，表示没有什么，更没有强求，只是默默的将这份同事关系维系了下

去。

在工作中，每一个手术台上的病人你都心痛不已，她（他）是谁的母亲或者是谁的父亲，是谁的妻子或是谁的丈夫。虽然你一无所有，但却拼了命的想让别人拥有健康的身体。哪怕有万分之一的概率也会拼尽全力拯救病患的态度被所有人看在了眼里，你的病患、你的同事、当然，还有你的领导。

你升职了。在你 26 岁生日这天，你终于成为北辰区人民医院的外科主任，同时上面安排了一名叫金运的助理医生。

“你好。我叫金运。”

那个男人文质彬彬的冲你伸出手表示友好。

由于之前对待工作百分百投入的态度使得你处理人际关系时并不会像在手术台旁那般拿手。一时之间你竟不知如何回应，直到林殊提醒似的碰了你一下，你才想起什么似的伸出手。

这是你从来没有感受过的温度，既不是感动的涕泗横流的病人家属的手，更不是某位死而复生一般的病患的手。你从来没有摸到过这样的温度，就像是你忘了握上去一样忘了松开。

“她是个医痴，不要介意。”林殊把你的手从金运手上扯开，那一瞬间你觉得手心的凉意达到了冰点。

医痴？

我才不是呢。

你有些不开心的看了他一眼，但你心里知道他心里的想法，所以并没有深究什么，只是打量着眼前这个手心温度与众不同的男人。

后来你知道金运比你小 1 岁，跟你一样是温暖之家的孤儿，同时也是外院新调来的外科医生，在你手下学习的那种。工作中金运非常的努力，几乎每天医院 0 点的打铃声响起时都还会见到他忙碌的身影。渐渐地你发现他身上跟林殊不一样的那种吸引你的东西。他会在你伤心的时候陪你聊天；他会在你手术的时候给你提醒；他会在你失落的时候陪你散心；他会在你开心的时候在一边看着你微笑……

直到半年后的一天，金运出现在你面前询问你要不要和他一起去看电影的时候

候，你却像是突然被剥离了灵魂一样，呆呆的注视着面前这个既熟悉又陌生的同事。

“怎么不说话了？你讨厌我吗？”金运有些尴尬的笑了一下，你从来没有见到他局促的表情，就算是病人气哼哼的把东西扔在他身上，他都不会这么委屈的垂下眼睛。

他竟然约我，这种想法让你突然难以适应，甚至心脏有一点不舒服。

这不是病理上的不舒服，书上说，这是精神上的。

你偷偷按了一下心口的位置，那种不舒服让你想要打破这种局面，你抬起头问道，“今晚的吗？”

他笑着点了点头，还是他那标志般的笑容，只是相识一年以来这次眼前的这个男人让你感到格外的亲切，温暖。

人类的身体真的很神奇，一个表情就有这么多的含义。

人类的身体真的很神奇，一个表情就能让自己的心口不再难受。

为了得到那份手心里的温度，你开始常常跟金运一同出去。

“你很喜欢我手心的温度么？”金运走在路上的时候还紧紧的握着你的手，而你也习惯性的握着他的手，就像是剧痛的病人依赖着吗啡，只要分开一会儿就会疼痛难忍。

“是。”你轻轻的点了点头。

“那你愿不愿意一直和我握着手？”金运看起来有些紧张，你不懂这种问题为什么要紧张。

你还是点了点头，随后就感觉到他攥着你的力度更大了。

你们一起去咖啡馆，一起吃路边摊；一起唱 KTV，也一起去游乐园。这真的是你人生中最幸福的时光。

直到一天下午，那是你们相识 1 周年的日子，你在办公室研究病历时他将一枚戒指递到了你的眼前，一下打乱了你看书的心。

“结婚？不，不，这太仓促了。”你慌张着摆了摆手，几乎是逃窜着从椅子上离开，结婚这种事情你从来都没想过，虽然你不说，但是你清楚可能是自己从小到大生活环境的关系，感觉自己不是个正常人，也不能给予一个正常人普通的爱，不能尽到一个妻子甚至一个母亲的职责。

至少现在还不能。

“不，你不用害怕。”金运看你恐慌起来就连忙后退了两步，像是医生不刺激醉酒的病患一样放你自己冷静，嘴上还说着安慰的话，“结婚并不可怕的，我看了下日历，两个月后的今天是个不错的日子，我们去领证，好吗？”

不，不要结婚。只要保持现在的关系就足够了。

“我们结婚的话不会有什么不同的。”金运把戒指放在了你的桌子上，双手都摆在空中展示给你看，“只是你可以永远牵着我的手，感受我的温度了。”

你愿意试着去相信他的话。

愿意相信这个人给你的温柔。

愿意完完全全的把自己交给另一个人。

婚后你才发现原来女人的生活是这样的，工作之后的粗茶淡饭竟然比看书还有趣，有了那个人的陪伴竟然可以心甘情愿的浪费掉这么多宝贵的时间。

很快你们就有了一个孩子。

在你的心中你还是那个孤儿院的孩子，可突然之间自己的身体里又出现一个孩子的时候你就意识到你不是孩子了，而是母亲。

是你生命中从来没有出现过的角色。

婚后第 10 个月这个小生命来到你们身边。她叫朵朵，孩子出生的那天你欣喜的发现这孩子和金运几乎一模一样。

由于一开始你在月子期，当宝宝不是饿就是拉或哭闹时，他总是会冲在第一线，后来费了九牛二虎之力让孩子养成好的睡眠习惯，他又开始担心她半夜踢被子会感冒，于是他又起来盖被子或满足其他需求，总之，一夜好眠成为了金运永远的过去时。

出了月子期，由于工作性质你们请了张姨帮忙照看女儿，而你和他又回到了你们熟悉的那个每天加班的生活轨迹。

来自盐城的张姨是个住在你家的全职月嫂，心很细，看的出也很疼爱朵朵，一个月来渐渐的把她当成了自己家的一员。而张姨也确实对得起你们对她的信任，照看朵朵之余买菜做饭，收拾屋子，完完全全融入了这个温馨的家。

“1,2,3,4……10，爸爸开始找了哦……哈哈，抓到你啦！该朵朵来找爸爸了……”

“啊哈哈哈哈哈哈，抓到爸爸啦……”

可能是金运对你和女儿无微不至的照顾的原因，导致孩子出生这3年来非常的黏他，下班回家后刚到家门口就能听到“爸爸！”的喊声。进门之后女儿第一时间就会跑过来抱住金运的大腿，然后央求着他陪自己玩躲猫猫，虽然工作了一天，但他几乎没有拒绝过你们母女俩的任何要求，连张姨都一直在夸你有福气，嫁给了一个好男人。是啊，尤其是他每次哄你和女儿睡觉的时候，那温柔的神情让你觉得嫁给这个男人是你人生中最正确的决定。

“今天难得准时下班，我们回家看看吧，毕竟很久没回去了。”你冲金运说道。

金运思忖了一下：“好的，李院长待我们不薄，确实应该回去看看。”

你俩来到孤儿院，院长打老远就出来迎接。

“爸”你和金运异口同声。

“好，好”院长笑着接你们进了屋：“想不到啊，最后你们俩竟然走到一块儿去了。”

“呵呵说来也巧，我们竟然分到同一个单位去了，您身体还好吧？”金运回道。

“好着呢，我在这儿干了40年了，让我退休还真是舍不得，看着孩子们一天天长大，看着你们一个个的有出息，我就知足，就欣慰。”院长感慨的说。

院长盯着金运想了一会儿继续道：“你小子也是命大，当年你母亲烧成重伤，临死前生了你，可以说是用自己的性命来换了你一命。如今看到你有了这么好的工作，还娶了这么漂亮的媳妇，她在九泉之下也能瞑目了。”

金运无所谓的说道：“爸，瞧您说的，我不知道我生母是谁，但是我碰上了一个您这样的好父亲，是我这辈子最大的福分。”

你笑着接话道：“行了你们别感慨了。对了爸，以前那个拍立得还有吗？一起合个影吧。”

院长听后笑着推辞：“我这么大岁数了照什么像呀，不照啦不照啦。”

“来吧，来吧”你和金运边说边拉着院长来到院子。

“来，茄子……”

你和金运出了大门后他转身问道：“怎么想起来照相了？”

“你看咱爸都多大岁数了，长大后一张合影都没有，现在不照真怕以后没机会了。”说道这里你有些难过。

“不会的，他老人家人那么好，一定能长命百岁。”金运安慰道。

“明天是你生日，我给你买了生日礼物，猜猜是什么？”你神秘兮兮的问道。

“还卖关子呀，来，让我猜猜看，皮带？领带？”金运费解的说。

“嘿嘿，是手表，你看你那个怀表都多长时间了，从认识你时就戴着。”你顺便拿出了一张十八街糕点铺的兑换券继续道：“知道你喜欢吃中式糕点，特意找同事讨了一张兑换券，明天一起满足你。”

金运摸了下胸口道：“哇，这是家专卖中式糕点的老店了，很早以前吃过一次。那味道，啧啧啧。至于你说的这个怀表呀，这可是我妈给我的遗物，纪念意义远大于其他的，而且别看我一出生就戴到现在，走的可准了，分秒不差。但是呢，媳妇给我买的生日礼物我是最喜欢的。”

这时一阵电话铃声响起，看了一眼是林殊的号码遂按下了接听键。

“林主任，怎么了？”

“袁主任，我今天有点不舒服，能不能替我个班？金医生明天生日，正好你可以休息陪陪他。”

你挂掉电话后对身旁的金运说道：“是林殊，我跟他换个班，正好明天可以休息一天好好出去给你庆祝一下。”

金运劝道：“就在家过吧，去年警方将三合会的二把手谭子击毙后，他们的老大浩哥就更加疯狂了，现在市里闹的人心惶惶，所以最近少出门比较好。”

“那好吧，看这天阴的，估计一会儿雨不会小，你早点回家陪孩子吧。”

因为要给金运过生日，于是你也很痛快的答应了林殊的要求来医院倒班。不知过了多久，突然一阵惊雷响起，伴随着强烈的心悸感让你头晕目眩，耳边除了微弱的打铃声什么都听不到了，在那一刻感觉时间都已凝结。

这时一阵急促的脚步声把你从呆滞中唤醒。“袁主任，送来个病人，急需手术。”一名护士焦急的说道。你反应过来，放下手边的事情立刻像那名病人跑去。你看清了他的样子，一名中年男子，从穿着上来看是名警察。

“刚刚他同事送他过来的，是突然接到了一个车祸事故的电话就匆匆忙忙走了。”一旁的小护士补充道。

你听闻身体一颤，想到刚才那莫名的心悸感。你吩咐其他医生把他送到手术室，随即拨通了金运的电话。一声……二声……随即电话被挂断了，一种不祥的预感覆盖了全身，再拨，被挂，再拨，传来的却是一个冰冷冷的女声“对不起！您所拨打的电话已关机。Sorry! The subscriber you dialed is powered off.”不甘心的你拨通了张姨的电话，得到的却是金运出去还没回来的消息。

护士看出了你的不对劲，问到“袁主任，您没事吧，要不我让林主任来一趟给那个警察……”

是啊，这里还有一名与死神搏斗的勇士，金运只是在忙，手机没电了，他不会有事的，别自己吓自己，你在给自己不断的心理暗示下，做了人生中最错误的一个决定，上手术台。

进到手术室中的你，看着赤身裸体躺在手术台上的病患，满脑子都是金运的身影，随着时间一分一秒的过去，本应是个很快的2个多小时的手术愣是持续了4个多小时还没做完。

“袁主任，病人情况不好！”旁边的助理医生焦急的提醒道。

此时你已经完全慌了神，一种前所未有的无力感油然而生。凭借过去的医学知识和手术经验想在最后时刻力挽狂澜的你失败了，奇迹并没有发生。

负责记录手术过程的医生幽幽的道：“4：48分，死亡。”

没有人会想到会是这样的结果，就连外面隆隆的雷声似乎也在诉说着死者的不甘。

4个多小时精神的高度集中加上手术失败的那种绝望与无力，沉重的打击让你几近崩溃的边缘，担心金运的你迫不及待的刚刚换下工作服，大脑终于再也支配不住那摇摇欲坠的身体倒了下去。

不知过了多久，你醒来发现自己正躺在休息室的床上。张姨正在旁边投来关切的目光，“你总算醒了。”

“我，我这是……”你猛然间想起手术的事情坐起来问道，“那个病人……”

她打断道：“早晨那个死者的同事来医院大闹了一通后被院里的医生打发走了，林院长那里情况也都了解了，这不，关于你的一个处罚决定……”

你接过通知书随便扫了一眼便随手塞入口袋里。

张姨见状补充道：“别往心里去，你就是太累了，不过就算再忙工作你们也得给我来个信儿啊，你们俩都不回来可把我担心死了。”

我们俩……都不回来……你猛然意识到了什么，拉住张姨的胳膊问道：“金运，金运没和您在一起吗？”

“没有啊，昨天晚上说出去一趟到现在都没消息，电话也打不通。”张姨指着旁边睡着了得朵朵继续说道：“孩子哭着喊着要爸爸，好不容易才哄睡着。”

“不行，我去找找他，实在不行我就去报警。”你边说边穿鞋准备往外走，没想到张姨一把抓住了你。

“太太，现在这么晚了真的不应该出门的。今天闹了特别多的事情出来，听说咱们这儿就横死了好几个人呢，阿弥陀佛。”张姨是真的担心你的安全，满脸都写满了亲人似的担忧，“我老公不是开了一家修理店么，今儿来个人修车，那人说肚子饿的时候我老公好心给了他从老家带来的饼干，最后他结账时竟然还少给钱。我老公看他那杏黄色的外套里面全都是血也没敢吱声吓得就赶紧报警了。”

“你好好照顾孩子，照顾好她。”你一句话也听不进去，轻轻拍了拍女儿的头转身就走。

没等她再继续说什么你起身冲出了医院打算拦下一辆出租车去最近的派出所报案，站在路边的你掏出手机再次尝试给金运打电话时发现手机中除了张姨的几个未接来电还有另一个陌生号码的十几个未接。

你正要拨回去时手机铃声响起，正是那个号码。金运的名字在你脑中一闪而过，你快速的按下了接听键。

“金运！”

沉默，电话那边的沉默似乎在验证着你的猜测。

“是你吗？金运！你在骗我是不是，你要给我惊喜对不对，求求你说句话，金运！”你对你的失态毫不介意，只希望对面是那个让你牵肠挂肚的人。

“刚刚为什么不接我电话？”一个陌生冰冷的男声从电话的另一头传来。

你愣住了，不是金运，你的希望犹如一张十米高空掉落的玻璃被拍的粉碎。

“金运已经死了，我知道他是怎么死的。今晚九点之前到祖谷废墟找我，我在那等你，记得自己过来，不要报警，否则你永远别想知道金运死亡的真相。”

你以为苦尽甘来了，自己的生命有了依靠的时候，在这个四月老天爷给了你

一个响亮的嘴巴。

信了他的诺言，他却一去不回头。

死了。

你最爱的手心温度的主人死了。

“为什么！为什么！你不是答应过我要照顾我一辈子吗……金运！！！”泪水像断了线的珠子大颗大颗的滚落下来，你蹲在路边歇斯底里的呼喊着他的名字。

突然你意识到了什么，刚才那人是谁？他怎么会知道金运的事情？

你顾不上多想，擦了擦眼中的泪水，点亮手机屏幕看了下。

19:30

你随即拦下一辆出租车，“师傅，祖谷废墟！”

“姑娘，您还是换辆车吧，太远了，您看这天儿也不早了，媳妇还在家等我吃饭呢。”出租车司机劝道。

“这里是五百，师傅，麻烦您快点，谢谢，我真的有急事。”

“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阴，局部地区有雷阵雨……还有不到四个月里约奥运会就开幕了，全国各地的运动健儿正在积极备战……本市最新资讯，今天下午西明区一公寓内发现一名死者，头部中枪……”

耳边的广播声伴随着车窗外的风景，脑海中不禁又回想起了与金运那段你人生中最幸福的时光。

“姑娘，到了，前面到谷底的路太难开了，您受累自己走过去吧。”出租车司机的话让你回过神来。看着眼前山谷的入口，杂草丛生，一片荒芜。

小时候你听孤儿院的叔叔阿姨们说过这里，当年因为一场大火将这里变成了人间炼狱。除了一个早产儿，村中男女老少无一生还，村中央那个石像以外的其他建筑几乎被毁的一干二净。这个事情在当时总是人们谈论的焦点，随着时间的推移好像这个废墟渐渐被大家遗忘了。可能由于位置偏僻，地势又低，四面环山。导致政府一直也没有出资去修缮这个地方，甚至以前通往谷中的路上都长满了杂草。没有人来，没有人问，没有人管，这里似乎成了不该存在的地方。本来你不该在这个时间点出现在这个地方，阴霾的天空一丝月色都没有，实在是太黑了，但金运的事情让你一个30多岁的女人拥有了莫名的勇气。凭借手机微弱的光线你小心的向下走着，当你下到谷底的一刹那，不可思议的事情发生了。

破败的废墟不见了，昔日完好的祖谷村映在你的眼前，家家户户张灯结彩仿佛是在迎接什么节日一样，谷内的黑暗顿时被驱散了大半。

灯光中的村庄不像你居住的城市那样繁华、热闹，朴素的透露着一番独特的美。一棵古树、一株老藤、一块断壁、一口深井可能都蕴含着一个美丽的传说。你能感觉到它几十年如一日的安静从容，仿佛从存在的那天她就是这个模样，仿佛很多年以后她依然会是这个模样。

你不禁怀疑起了这个世界的真实性，特别用力的掐了掐自己的大腿，寒冷席卷着疼痛向你冲过来，你往衣服里瑟缩了一下，当你正要转身往回走时发现来时的路已经没有了，取而代之的是一面高耸的石壁。无比的恐惧感充斥着你的心里，突然你注意到村子门口一个类似狗的石像旁有几个人影。

他们是谁？难道是他们叫自己过来的？金运！金运！对，金运没死，他一定是被绑架了，金运别怕，我来救你来了！此刻你管不了这么多，朝着石像跑了过去。

离近之后你看清了，4人，3男1女，每个人的脸上全都写满了惊骇与不可思议。

4人见到你时马上戒备起来，一双双警惕的目光向你袭来。

一个健硕的青年男子开口道：“是你叫我们过来的？”

你马上意识到了什么回答道：“不是，我也是被叫过来的，你们也是？”

那个年轻女孩点点头说：“是啊，这到底是怎么回事，我们是在做梦吗？不管了，我要回去，我们肯定是被骗了。”

“好像回不去了，我刚进来时发现出谷的路已经没有了。”你回忆刚才的事情说道。

“不可能，难道活见鬼了吗？”一个消瘦的中年男人说着，突然意识到了什么一样掏出手机看了下：“操，没有信号。”

你听闻忙也拿出手机看了看，果然如此，顿时有一种不好的预感。这是个圈套，这个想法刚一出现便听那个年长的男人说道：“我们先一起找找回去的路，不管怎样先出去再说。”

“真准时啊各位，好好好，果然没让我失望，大家好，我叫李子丰。”这时从神像后面闪出一个男人，个子不高，中等身材。

“是你叫我们过来的，你他妈到底要干什么！”健硕青年男人喊道。

李子丰说道：“干什么？呵呵，电话里不是说的很清楚了吗？”

“别他妈卖关子，想说就说，不说就让我们离开。”健硕青年说道。

李子丰从怀里掏出一块犬形的橡胶：“看到这个了吗？找到它，跟这个形状一样的宝石，找到后我会告诉你们想知道的一切。”

“我们凭什么相信你！”年长男人说。

李子丰看了他一眼“除了相信我，你们还有别的选择吗？”

“那我们到时候怎么出去？这周围是怎么回事？”女孩焦急的问到。

李子丰朝她看去“我说过了，那个宝石上面有出去的方法，如果过了0点还没有找到，呵呵。”

“没找到会怎样？”你询问道。

“会怎样？当然是永远也别想知道答案，更重要的是永远也别想出去，哈哈哈哈。”

一阵阵癫狂的笑声从他口中传出。

这时消瘦的中年男子一个健步冲了上去，在拳头刚要砸到李子丰的脸时只见他左手一拨，右手顺势一拳打在中年男子的肚子上。

“唔……”男人吃痛的蜷缩在地。

你注意到李子丰望着地上的男人眼皮跳了一下，张了张嘴想说什么，随即转过身，低头看了一眼手中的东西，好像在算着什么似的思忖了片刻后向远处边走边说道：“现在是9点20，留给你们的时间不多了。”

年长的男人过去扶起了地上的中年男人。“你还好吗？”

“没事，死不了，妈的，给老子等着。”中年男人恨恨地说。

“我们现在的处境很危险，希望大家能相互信任，我叫陈烁。”那个健硕的青年说道。

“我叫刘伯钊。”大叔附和着说道。

“我，我叫王小冉。”女孩说道。

“我叫袁本。”你说道。

“喊！”那个被扶起来的中年男人显然对陈烁的话不屑一顾，转身正要离开时。刘伯钊一把抓住他，表情显得很激动：“怎么哪都有你这种人，刚才那小伙子说的不错，现在正是需要我们团结的时候。”

只见陈烁也凑上来说道：“希望你能顾全大局。”

可能是两个人的游说起了作用，只见那个中年人吐出“姚波”两个字后便转身离开了。

“我们也走吧，先照他说的做，看看他能耍出什么花样。”刘伯钊看了一眼离开的姚波说道。

“我们能不能不要分开啊，现在这里太可怕了，大家在一起安全一些。”王小冉担心地说。

陈烁想了一下说道：“一起确实是安全一点，但是会影响效率，这样，你们两个女人一起吧。”

王小冉听闻便望向了陈烁，小心地问道：“那个……咱俩能不能一起呀，我有点害怕。”

你没有说什么，算是默认了。

你俩随便进了一间屋子，进屋之后你发现屋内不仅被收拾的井井有条，而且火炉上烧着的热水，桌上还有余温饭菜，木盆中洗着一半的衣服，完全就像是一幅前一分钟还有人在居住的样子。顾不上眼前的诡异，想到之前李子丰的警告，你马上开始翻找起来。

时间一分一秒的过去，依旧什么都没有找到。

“我们还是分开找吧，这样效率太低了。”你跟王小冉说。

她没有回话，只是继续在那边忙碌着。

你出门进了旁边的屋子，发现那个叫刘伯钊的大叔在里面。刚要转身离开听他说道：“既然来了就一起吧，你一个女人自己待着不安全。”

“还是分开找效率更高一些吧。”你说。

“首先我们不知道那家伙说的是不是真的，是不是真的存在这么一个东西，退一万步说如果真有这么一个石头，找到了的话那家伙想杀人灭口我们相互还能有个照应。”刘伯钊劝到。

你想了一下觉得对方说的有道理，然后便没再说什么，随即你问了下对方的

进展，得知目前并没有什么有用的东西。

找了一会儿依旧一无所获，正在你要提议换个房屋的时候突然听到刘伯钊喊了一声“谁？”随即朝屋外追去。

你跟着出了房门，发现刘伯钊在一个屋子门口不知在和王小冉说些什么。

你看了下表，22:15，你刚要过去询问，突然看到远处有个亮光在那里一闪一闪的。你想如果是李子丰要找他问问金运的事情，于是你向那个亮光走去。没走几步可能是对方发现了你，转过头看了你一眼，随即迎着你走来。

离近了你会发现原来是陈烁，发现他正在一口枯井边拿着手机不知在找什么，你内心不免有些失望。

“找我有何事吗？”他靠近你问道。

“没什么，怎么，井里有什么东西吗？”你反问道。

他随即把你带到了井边，说：“我刚试过了，这是口枯井，我想下去看看，但是井底太深了我自己下不去。如果可以的话你下去，我用井绳拉住你确保你的安全。”

“不要！”你看了一眼那幽深的枯井转头便走。

随即陈烁跟了上来“那我们先找找其他地方吧，这里回头再说。”

可能是看出了你在犹豫，他随即补充道“你放心，我不是坏人。”

你想到刚才刘伯钊跟你说的杀人灭口的话便答应了对方。

“我们是不是在哪见过？”你们在找东西时他突然冒出一句。

“并没有，你认错人了。”这种时候竟然还搭讪你觉得这个人太不靠谱了。

他没有再说什么。你找的越来越心烦，这时你看了一下表22:40，门外隐隐的传来了一男一女的争吵声。

你出门查看时发现刘伯钊正愤愤离去。王小冉则站在那里有点不知所措，你迎了上去。

“发生什么事了吗？”你向王小冉问道。

她并没有回话，只是一个人站在原地发呆。

这时你注意到陈烁也出了门，发现他朝另一个方向走去。

“要一起吗？”你再次问到。

“姐姐你说，人死后会不会上天堂？”女孩突如其来的一句话让你一愣。

随即你想到了金运，神情黯然道：“应该会吧！”

“姐姐有什么心事吗？”

你冲着她摇了摇头，转头朝一个房间走去。

“如果我们出不去的话，上了天堂会不会见到我们想见的人？”王小冉追问道。

“一定会的。”你调整了一下情绪又说道：“我们继续吧，至少不能死在这不明不白的地方，后面还有很多事等着我去做。”

王小冉随你一同进了屋，在接下来的寻找中随着体力的消耗，随着耐性的流失，你的情绪开始慢慢起了变化。

“你那边找到什么了吗？”想问下王小冉有没有什么发现的你一回头发现 1 分钟前还在这里的她已经不见了。

取而代之的是姚波站在门口默默的望着你。

这个人的目光怎么这么冰冷，联想到刚才对李子丰出手的也是他，顿时你觉得这个人应该是那种不好相处的家伙。

“有什么事吗？”你问道。

“没什么，看你是不是找到出去的方法了，如果你不告诉我们想自己跑，别怪我不客气。”姚波说道。

“你想多了，有怀疑我的功夫不如赶紧找。”随即你看了一下表“已经 23:05 了，我们没多少时间了。”

姚波听闻后沉默了一会儿，然后进屋不做声的在那找了起来。

“你真的是被叫来的？”他在你身后突然冒出一句。

“不然呢？”你回道。

“那你说说你是为什么被叫来的？”他似乎有点不甘心的问道。

“这事好像与你无关吧。”你看了他一眼不耐烦的继续道：“你别浪费大家时间，我跟李子丰没关系，如果真像李子丰说的那样，那时间到了我们谁也别想出去。”

姚波没有再说什么，你拿出手机充当手电搜索房间各个角落。不知是不是上天被你对金运的执念打动了。你惊喜的发现窗边的一个台子下面有一个透着微弱蓝色荧光的犬状石头。难道李子丰说的是这个？

你捡起后拿在手中仔细观察时，突然看到李子丰正在窗外一边盯着你，一边缓慢的抬起胳膊，那手中挂着细长的圆形物件。

待你看清后不由得身体一颤。那不是金运的怀表吗？怎么会在他那里，金运的死果然和他有关。你回头看了一眼姚波发现他正背对你在翻一个书柜。你尽力的控制住自己的情绪和他说道：“我去其他地方看看。”

你来到屋外，看到李子丰的身影正在朝一个方向走去。

此时的你已经没办法冷静的分析这一切了，看到金运遗物的那一刻你可以确定这个人必定和自己丈夫的死有关，想到这儿你顾不上那么多，朝着李子丰的身影追去。

你看到他在那个枯井前停了下来，背对着你面向井口似乎在想着什么。

你走上前去焦急的问到：“你为什么会有金运的东西？”

“你来了。”他转过身，话中听不出任何语气。

“把东西给我。”他摊开一只手掌继续说道。

“你为什么会有金运的东西？”你压抑着自己的情绪问了第二遍。

“我说过了，把东西给我我自然会告诉你。”

此刻的你感觉体内的气血上涌，身体不由自主的颤抖着问道：“就因为这个，把我们叫来全他妈是因为这个？差点让我们困死在这儿也全他妈是因为这个！”说着你把那个石头狠狠的朝他面前砸去。

那个宝石重击地面后弹向了他的身后，在那里无辜的散发它那孱弱的蓝光。

李子丰默默的看了你一会儿，昏暗的光线下看不出他脸上是什么表情，随即他转身捡起那个宝石，背对着你在那里一边捣鼓着什么一边说道：“真相就是你想的那样，呵呵，他是我杀的。我想他死的时候一定很不甘心吧，手里甚至还拿着你们的三口照。哦对了，那照片中是你们的孩子吧，长的可真像她爸爸……”他说着说着甚至笑出了声。

恶人。

恶魔。

他那阴阴的比哭还难听的低笑声混合着山谷中的风冲向你的耳朵，撞击着你的耳膜，击碎了你最后的理智。

都怪他。

都怪他让你们这个原本幸福的三口之家变的不再完整，让你的女儿永远的失去了她的父亲。滔天的怒意充斥着你的大脑。世上怎么会有这种人渣存在！

你注意到旁边的一块石头，当即抄起朝他后脑砸去。

李子丰似乎是听到了你朝他冲去的声响，转身的刹那石块重重的砸在他的头上。

该死！该死！该死！该死！该死！该死！该死！该死！该死！该死！
该死！该死！该死！该死！该死！该死！该死！该死！该死！该死！该死！
该死！该死！该死！该死！该死！该死！该死！

你根本不知道自己做了什么，只知道反应过来的时候他已然没有了呼吸。

一阵寒风吹过，你有些瑟缩着抖了一下肩膀，忽然发现你的手还维持着一分钟前的姿势。你吓得直接把石头扔在了一旁，瘫软的坐在地上。

杀人了……我杀人了……不行，我不能坐牢，我绝对不能坐牢！！朵朵已经失去了爸爸，不能再没有妈妈，不能让我的童年在她身上重现。

你刚要起身离开发现远处好像有人影朝这边走来。

来不及了，你坐在地上假装被尸体吓到的样子发出了一声尖叫！

任务：1、你是真凶！隐瞒你杀害李子丰的事实！

2、弄清金运死亡的真相。

3、尽量隐瞒那场医疗事故。

4、弄清李子丰隐藏的秘密。

注意：不要暴露你当晚找到宝石并单独会见李子丰的事情。